

近期天氣酷熱，電視台經常播放一則要將冷氣調至二十五度的環保宣傳廣告。隱約看到廣告裡其中兩部冷氣，一部原先是十三度，一部是十八度，冷得廣告中人「騰騰震」；然後手起刀落，一律調為二十五點五度。

環保，人人都應該支持。不過保持室溫二十五點五度，跟冷氣機調至二十五點五度，是兩回事。我有位朋友拿著溫度計作過測試，將冷氣機調至二十五點五度後，辦公室有些地方溫度升至二十八度，最高的更有二十九度。「二十九度？算是有冷氣還是無冷氣？」他說。

去年有團體提倡二十五點五度的初期，我懷疑巴士公司是考慮過跟從的，因為有一天我太太跟我說，那天她乘坐的冷氣巴士，乘客全都在蒙古皇帝打仔——大汗疊細汗；據巴士司機沿途的咒罵聲中得悉，原來當時冷氣是開著的，而且是二十五點五度！

香港人很實際，不會盲從實踐不來的理念，二十五點五度，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所以大家自然就將溫度調低一兩度。但二十五點五度的建議，畢竟成了市民的一個提醒。

當然，這個世界有些人是死硬派。由於環保意識佔據現代社會的道德高地，某些(不是全部)環保人士發言時，會義正辭嚴的把一些建議說得好像是絕對標準，絕不妥協，一度都不能減，否則就好像犯下什麼彌天大罪。有些更會要求社會一步到位的即時執行，甚至企圖以立法手段強制執行某些環保理念。這很容易淪為一種環保教條主義，環保一旦變成教條，就開始不理性，甚至有可能演變為「環保專制」。學者指出，「環保權」與「發展權」原來是兩種有衝突的理念，兩方面都合乎正義，必須不斷斟酌損益，盡力尋求平衡。

環保是個科學、理性的概念，所以我不能接受那種缺乏實證精神的環保論述。現在香港推動少用膠袋是好事，但我對某些人將膠袋妖魔化，把它描繪得好像是污染環境的元兇的作法，頗不以為然，因為這與事實不符。多年前，膠袋正好被視為不環保的紙袋的替代品。無疑膠袋本身也很不環保，但隨著科技的發展，現在只須加入某些原料，即能製成可分解的膠袋，雖然成本會稍稍增加，但仍可接受的。有些公司的確已使用這類環保膠袋，所以不能一刀切說使用膠袋就是不環保，何況膠袋已是生活必需品，很多人都是使用膠袋來當垃圾袋的。

濫用膠袋當然不對，但這可以透過教育和宣傳得到改善，而且膠袋只佔每日丟棄的塑膠製品的一個很小比例，它的危害是被誇大了。單單針對膠袋開徵稅項，既缺乏創意又缺乏實證根據，到底是環保還是政治理由，實在值得思考。

話說回頭，倘若上頭一聲令下，規定辦公室冷氣一定要調校為二十五點五度，我們這種沒有議價能力的小職員，大概只能捏一把熱汗！



(作者為區聯會編輯)



二十五點五度 ● 王弼福

虛浮的社會、虛浮的大學生？



● 林豪恩

有一位學生在她的網上日記如此描述現今的大學生：「同學們愛找有趣話題，談笑風生備受推崇。他們愛問哪科易Take，哪科沒有太多功課；日常娛樂離不開最新最熱的流行音樂。他們風花雪月、談天說地，最後一笑置之；人生意義不想太多；與他們談論社會問題，他們深信有錢最實際。」

如果我們把上述的現象放在社會這幅大圖畫中看，其實也沒有特別之處，反而與整體社會十分融和，甚至也與我們的教會生活一致：活動要有趣味、教導要有幽默、聚會要有氣氛、每期要有Hit歌、節目要有Hi-tech、分享要合「嘴形」。

有人說：學校是社會的縮影。怎樣的社會，就有怎樣的大學生。同樣地，怎樣的教會，就有怎樣的基督徒大學生。

然而，上述這片面而簡化的描述並非全幅的景象。社會是多樣化的，有虛浮的人，也有認真的人；教會是多樣化的，有與時並進的教會，也有抱殘守缺的教會；大學生也不是一個模樣，而且每個模樣都不是固定的，很可能隨著處境而變化。

去年在暑期活動中認識一位參加者，交談間她表示正在思想信仰的問題。她很多年前曾經參加教會聚會，後來放棄了。其間嘗試過不同的生活方式，信仰過不同的人生哲學及觀念，然而，仍感到欠缺什麼似的。活動結束後，她重投天父的懷抱，重新參加教會。從她這一年的網上日記可見，她找到了人生的依歸，和偉大而又親密的相交對象。

在通識小組導修課堂中，內地來的同學與本港的同學熱烈地討論他們所經歷的中小學教育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

對他們的學習態度、生活態度、人生觀的影響。他們發現，內地的學校教育比較有指引性及價值性，本港的則比較重開放性及選擇性。內地的同學開始檢視過去所接受的指引及價值的必然性，而本港的同學則開始反省在價值自由的教育下，他們對於怎樣的人生是好、怎樣的是不好、自己應該往哪裡走、人生的意義是什麼等，感到非常模糊。這樣的自我發現，令一些同學產生焦慮：我可以怎樣建立自己的人生觀呢？對提問者來說，這是切身的問題，也是開啟信仰探索之旅的好問題。

後來，我在某個團契聚會中碰見其中一位同學，他表示正在尋找答案。

(作者為宣道會大專校園宣教士、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助理校牧)

基督的常與教會的常

● 梁家麟牧師



宣道會強調醫治是上帝的「常」而非上帝的「異」。耶穌基督是恆常的醫治者，毋須誇大聖靈在末後日子的特殊作為。

「主在昔日曾顯大能，醫治人病苦，今日依然主言一出，憂病都消除。當日婦人，摸主衣，即時得痊癒，今日因信主仍醫治，主恩典豐富。」(宣信作詞：《耶穌不改變》，《生命聖詩》二七九首，第三節)

上帝的「常」也便成了教會的「常」。宣信認定醫治是教會的常規事工，是基督的教會忠實地執行基督的吩咐，給有需要的人吃餅；所以在他主持的會幕堂裡，逢星期五主持常規性的醫病聚會，也就是為病人抹油祈禱的聚會。宣道會沒有在大球場體育館舉行醫治大會的做法。

宣道會不僅拒絕神醫大會，也不相信有神醫(divine healer)存在。宣信說：「我們自己沒有這個力量，這力量是主的，我們只能支取這力量，所以基督是我們的生命。我們每時每刻每分鐘從坐在父前的，和住在我們裡面的主，接受這力量作我們隨時的幫助。」(《宣信行述》，頁一〇四)

耶穌基督是醫治人的主，醫治既是祂的職事，也是祂的權柄。沒有人可以宣稱擁有醫治的能力，沒有人可以宣稱充當了基督在人間的總代理。耶穌基督親自任教會作王，毋須人間代表。我們的責任是將有需要的人帶領到基督的跟前，像拆開屋頂把病人送到耶穌那裡，然後期待耶穌出手醫治。宣信特別叮嚀不能以醫治職事沽名釣譽圖私利，這事工必須以隱藏的形式進行。

基督徒有責任為每位有病的人祈禱，求上帝親自醫治。但由於基督才是醫治者，所以我們絕不能輕言「包醫」，無論這是訴諸「有強固的信心」、「積極的祈禱」等口號。基督是有主權的上帝，祂的普遍應許諸如應允人的祈禱並未取締了祂的自由，施行神蹟與否，端由祂自主決定，人無法預知，無法操控。

宣信為所有前來尋求醫治的人祈禱，其中有蒙醫治的，有不蒙醫治的。他從未為自己無法醫好每個病人而羞慚，也不會轉彎抹角地為自己的無能尋找神學上的下台階。當有人問他為何無法治癒某病人時，他坦然承認並不知道箇中原因，並說這個生命的奧秘，只得將來見主面時才知道曉。

宣信相信上帝的大能，卻否定人有成為「神人」的可能性。我們只能以人的身分替人祈禱。祈禱是我們的權利，醫治不是；得醫治是聖經的應許，某個程度言也算是上帝兒女的權利，但上帝可以為一個人所不知的神聖理由，拒絕給予醫治，對此我們只能順服。

宣信對醫治的信念，一方面來自他的個人經驗，另一方面則來自他對聖經的查考。他在確定醫治的道理以後，曾與上帝立三個約：第一，接受醫治是聖經及福音的一部分；第二，確定耶穌為他個人的大醫生，醫治他的疾病；第三，他應許會應用這個福氣，並且到處為這個真理作見證。

宣信的信仰領受，成了宣道會的信仰。直到如今，我們都見證這個經久常新的道理。

(作者為建道神學院院長
[宣道會醫治觀]一三二)